

长篇小说

阿 鹰

唐
樱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阿 鷹

唐 櫻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鹰:长篇小说 / 唐樱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5. 5

ISBN 7-5059-2258-0

I. 阿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8989 号

阿 鹰

唐 樱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80×1230 开本 10 印张 200 千字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200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2258-0

I·1629

定价: 22.80 元

序

• 谢 璞

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，有独到的见解。他说：“我与历史上一些人物有过私交，如蔡元培、张学良、汪精卫，他们有的文韬武略，有着非凡的气度。成一大事，所谓有容为大。汪精卫论才气屈指可数，文章精美无瑕，但气度不够、目光不远，没有保住晚节，是一大教训。”又言，“性与格是可以分开的两个概念，人的本性不易改变，但格调可以通过培养不断提高，选准了材料才不会扼杀人材。”可见人的气节、品格，无论对于名人或学子都是紧要的。1983年10月，我们湖南作家协会召开过一次规模较大的青年作者大会。来自“舜皇山”高峰之下的小姑娘唐樱，腼腼腆腆在大会上发了言，却又大胆地当众表演了颇有功夫的鹰拳武术。后来她又拿了标题《雁过留声》的小说稿请我看，说是她第一篇习作。字迹歪歪扭扭，但

很快吸引我读下去，并立即交给我的文友向秀清同志去看，我们都认为它生活气息浓，相当清新。过不了不久，老向说他只改正了几个错别字，已刊发在《湖南文学》某一期了。

唐樱高中毕业前夕，家里缺人手，父亲喊她回去帮家里插田割麦子好长一段时间，返回学校时功课成绩大跌，考大学没上分数线。回家后，她做了一段代课教师，又被挤出来了。后来她帮一家饭店洗碗打杂、给舜皇溶洞作导游、给发电站做种花杂工、给幼儿园看娃娃，什么苦差事“只要有碗饭吃”，“只要是正常人能干的事”，她都乐意洒出黑汗去做。熬了几年后，又自学参加高考，考上长沙水利水电学校，以每天不超过二角钱菜金的生活，拿上了大专文凭。当地地委书记秦光荣等领导同志看重她先后在《民族文学》、《湖南文学》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中、短篇小说，便安排她在冷水滩市文联工作。可以说，凭着她的这一串作品，是有条件申请加入“湖南作协”成“会员”了。但她从不写申请，说自己“写作水平还太低，不想做名不符实的会员。只想自己刻苦多读点世界名著，多练练笔。”在她大专毕业不久，她写出了长篇小说《阿鹰》，说是受高尔基一部作品的启发而下决心写出来的，“不写出来，没法子睡觉。”她所描写的，显然是自己体验和感受过的生活，没有模仿任何洋、土名家之作去写，读起来，既感到清新，又因联

想到她过去的生活道路而有几分辛酸。我仿佛从唐樱作品的一串“脚印”上,感到她的山野女孩的韧性,也有不显眼的山泉的灵性;再加上她对文学的虔诚,能预测她随着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、格调的不断提高,在许多优秀的壮族作家谱上将会有“唐樱”这一个。凡属把自己的创作,与国家、民族的繁荣真诚联系在一起的人,他们的作品,读者自然会越来越广泛。这一类的作者无论是业余的,专业的,不仅作家协会,所有关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识之士,都应该支持他们,扶植他们。“爱惜才华吧,保护那些才华修养的人物吧,文明的民族啊,培养他们吧。”(卢梭)作家的成长,得靠组织的培育,尤其要珍惜优秀的苗子;有甘霖沛雨和阳光的抚育,小苗子也会长成参天大树的。文学事业,即属于关系到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一项事业,要想它繁荣,就看它是否以艺术的特色、内涵及审美价值获得“人心”。司马迁讲得好:“得人者兴,失人者崩。”我相信唐樱会不断努力去创作更美更有份量的作品的。在我们这个沸腾的时代,应该出有影响的大作品;可惜的是,有的人急功近利,为了获什么“奖”、为了靠卖文“大发”而忙于凑某些热闹去了。以致速打的出版物堆积如山,速打的“名人”也不比牛毛少。我们这生机勃勃的“今天”,转眼就是“明天”的历史;“今天”为国家民族强盛、人民共同富裕,多少名人和普通人在奋斗啊!能

多有些热血心肠的作家认真去写它,我们的精神文明殿堂岂不多有熠熠明珠发光吗?既然“今天”是“明天”的历史,那么黑格尔所说的话,就值得沉思,他说:“历史题材的属于未来的东西,找到了,作家不永恒了。”我期望出版《阿鹰》的唐樱同志,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“今天”,读透“今天”这部“社会大书”中的“文章”,多创作“明天”更美的佳作吧。

写于古城长沙燕岭

(谢璞,原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、著名作家)

—

清晨，太阳从高高的舜皇山那边露出半张红彤彤的脸庞，整个山宇才有些明朗的样儿。那白泛泛的晨雾却无动于衷地绕在山峰上，及到太阳愠色的圆脸全部露出时，雾霭才依依不舍地一堆堆、一片片、断断续续，慢慢地扩散、消失……

蜿蜒曲折的女英溪在初升的太阳照射下，象一条舞动的金带，哗哗啦啦地扭向山外；女英溪旁那披着嫩绿叶子的青果藤，伸着长长的、柔曼的腰肢朝古榆树攀爬着，好似印度佛经中女神词梨

帝母，贴身偎依着各种攀爬姿态的小天使。

古榆树上，那些小巧活泼的山麻雀，在朦胧晨色中，叽叽喳喳叫醒了寂静的山林。太阳出来了，它们叫得更欢，从这根枝头跃上那根枝头，欢快尽情地舒展自己的歌喉。静寂了一夜的山林，又在晨光明媚的空气里活跃起来了。

古榆树下，有位美丽纯真、聪明可爱的小勒娜（壮语：小姑娘），赤脚站在树旁的大麻石上，裤腿已被露水打湿了一大半；她闪着又黑又大的眼珠望着榆树上那欢乐嬉戏的山雀，心里痒痒的，恨自己不能变成一只飞翔的小鸟儿。小鸟似乎通了人性，见一位小勒娜痴痴地望着它们，非常得意，跳得更欢了，叶子上面的露珠，似颗颗珠子滚落在好奇的小勒娜的身上。

小勒娜皱了皱眉儿，顺手抹掉滴落在头发上、脸上的水珠，朝小鸟做着鬼脸。然后敏捷地跳下大麻石，捡起一块小石子朝古榆树上掷去，同时尖着童音吆喝着：“哟——喝——！”

“呼！”的一声，受惊吓的山雀，齐刷刷地飞向蓝天。

古榆树又归复了平静。

这时，小勒娜后悔自己不该掷小石子，她多么希望山雀快点飞回来。正当她难过时，草丛里传来叽叽的叫声。顺着声音，她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走向草丛，轻轻地扒开青草丛一看：一只羽毛还未长齐的小山雀求救般扑腾着翅膀，张开镶有黄边的小喙，发出叽叽的叫嚷。小勒娜心里一阵高兴，忙蹲下来，小心地将小鸟捧起，仔细地端详着。小山雀使劲地张开没劲的翅膀反抗似地扑腾着。小

勒娜用劲地将小山雀挟在双手之间，生怕小山雀跳出手心摔坏了。

小勒娜抬头朝古榆上望去，高高的古榆树，枝叶密密麻麻，鸟窝在哪儿呀？小勒娜睁大眼睛，可怎么也看不见。偶尔，一阵微风吹来，树叶发出悉悉索索的响声。她很失望，低着头看着小鸟并喃喃地说：“怎么办呢？你的羽毛还没长齐，不能飞，就不能飞回窝里！”

小鸟似乎听懂了她的话，乖乖地蹲在她手里，依偎在手心里一动也不动，还显露出点儿伤心的样儿，勾搭着小脑袋。

“小鸟，你别难过，我捉小虫子喂你，保证饿不着你。不过，我没有翅膀，等你长大了，带着我飞到山外去看看，好吗？”小勒娜摇晃着小脑袋认真地对小山雀说着，又暗暗为自己祷祈：阿鹰，阿鹰快点长大吧！

“阿——鹰——呐！”阿妈站在吊脚楼的晾衣服台上，朝女英溪这边喊道。

“哎——！”阿鹰忙应道。

“回火落（厨房）把碗给刷洗了！”

阿鹰赶紧用手臂挽起盛满猪草的竹篮，捧着小鸟，朝竹楼走去，她把小鸟安排在鸡生蛋的竹窝里，然后回到火落把一个个竹碗叠成高高的一筒，捧到溪边。竹碗刚沉进溪水里，又一个个从水里浮上来，阿鹰麻利地用竹丝把在竹碗中，“唰唰”地一转，在水中一漂，顺手放在青石板上。这时，从树上掉下条毛毛虫，落在阿鹰的颈窝上，阿鹰急忙用手反背抓虫子，没洗尽的竹碗从水中浮上来，顺着溪水，象一只只小船漂着。阿鹰忙挽起裤腿，追着漂走

的竹碗……

时间老人真象个万能的魔法师。那个曾为自己祷告,随着山溪水追竹碗的小勒娜阿鹰,长得比同龄人都要快,她不到十五岁,却如一株翠嫩的小山竹子,脸蛋儿洋溢着山野的风光与紫荆花的颜色,两眼眺望山外青山,好似荡漾的清波。

阿鹰观望天空,已有好几次了。

平素一觉还没睡够,天就亮了。昨晚,可怎么也睡不好,心是那么兴奋、激动,鸡啼第一声,阿鹰便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,点灯开始收拾行李。

过了好一会儿,阿鹰打开门,站在木楼上看了一眼舜皇山,见山那边的天上已露出鱼肚白,远近的景物也逐渐清晰起来。

阿鹰喜欢有关舜皇山的传说。传说舜皇山是古代舜帝南巡,见这里山青水秀,地灵人杰,便住下来。舜帝非常体恤民众,经常带领百姓上山狩猎,发展生产,深受人民爱戴。后来,舜皇得知娥皇、女英二妃正来九嶷找他,就前往九嶷。在告别之际,他把随身所带的宝物赐了十件给当地的人们。当地人们为了感谢舜帝的恩泽,便把他猎狩过的最高山叫舜皇山,并在山脚下建起舜皇庙,使舜帝永世接受人们的朝拜,享受人间的香火。

阿鹰想,舜皇为什么不赐给这里一座学堂,叫世代人读书,知书达理,聪明上进呢?

阿鹰读高中最后一个学期,阿达为抢救摔下山坡的耕牛死了。家里人多劳力少,阿鹰是老大,接着弟妹四

个。她只好休学了,尽管她哭哭啼啼好几天,但谁也帮不了她。在快乐的大自然中生活的人,是无须有烦恼的。阿鹰做起活儿来,挺买劲的,她跟着寨子里婶婶、阿姐们成群结队地进山摘粽粑叶,到山外去卖。她也象她们一样,头上裹着红色和黄色的绣有花儿的头巾,闪动在碧绿的山林中,远远看去,她们仿佛是舜皇山下一朵朵盛开的芍药和向日葵。俗话说:三个女人唱台戏。山间回荡的尽是她们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:时而是热情的尖声呼唤;时而是婶婶们的哈哈大笑;时而是勒娜们银铃般的娇笑;时而又从对面山上传来身强力壮的勒波们(壮语:年青小伙子)粗犷动情的山野情歌,招惹起勒娜们痛快淋漓的对歌……山里有了她们,似乎要沸腾开来。

阿鹰的脑子里,只有那一片片越摘越多,越叠越高的粽粑叶。她把摘下的叶子捆好,从山谷里背上山路来放好,已是汗流满面了。她撩起衣角抹了下快流进眼角的汗水,不由得向山外望去,深绿的丛林层层褶裯遮住了她远望的视野,满眼里是高过天际的大山和长满的绿树枝蔓。

山外的世界,对她来说,那么神秘而遥远。

“阿鹰哪,动作真快,粽叶全部都背到山路上来了?”阿花显然有些不相信。

阿花是村寨里人们公认的能干婆,无论做什么事,都要强出别人。没想到阿鹰比她先到山路上来,心里多少有点不快。阿鹰知道阿花的脾性。就笑着说:“阿花姐,哪有那样快,我的竹篓还在山凹里呢!你去砍条子捆叶子顺便给我带两根好吗?”

阿花听阿鹰这么一说，马上爽快地答应了。

大家都到山路上来时，正是晌午时分。

阿花说：“乘早，干脆把粽叶挑到镇上去卖掉。”

大家一致同意，不然的话，新鲜的叶子放一夜干了水分不合算，而且颜色也不好看，卖不出好价格。

姐妹们背着粽叶顺着山路山道，一路赶时间，到镇上已是下午两点。赶集的人们都已散去，留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撒落在石板拼成的小街上。

镇上收粽叶的老板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男人，人们都热情称呼他米大叔，大概是米这个富裕姓吧。一付老花眼镜松松地挂在他低低的鼻梁上，这人看上去挺精明的，称秤的动作也特别快。

“米大叔，你可别太扣了，粽叶是长荆棘的山坡上一叶叶摘成的，不容易哟！”阿花笑着说。

“哪会呢！”米大叔一边称秤边回答阿花的话，称完秤后，在一个小本上记着数。

轮到阿鹰了，她有点笨手笨脚地把一担粽叶挂在双钩的大秤上。

米大叔抬起头，耸了耸老花眼镜，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阿鹰，说：“阿花，这小姑娘好象从前没见过，她不是你寨上的吧！”

“米大叔，她叫阿鹰，是我们寨上的，在镇中学读高中，最近休学在家，帮家里挣点钱。”阿花走上来替阿鹰说道。

“我一看就知道，她跟你们不一样！”米大叔边说，边在小本子上记着数。

“什么不一样,不都是勒娜家的!”阿花瞥了一眼米大叔,翘着嘴说道。

“看谁最多?”勒娜们都涌到米大叔跟前。

“阿花 52 斤、阿兰 47 斤、阿翠 49 斤……”米大叔如数家珍般念着,念到最后,他突然提高嗓门,“阿鹰 55 斤!”

勒娜们都睁大眼睛看着阿鹰,好象都不认识她一样,阿鹰不由得低下头。

“米大叔,”阿花忍不住对着米大叔说:“你老是不是眼花,看错秤了?”

米大叔习惯性地捅了捅老花眼镜,睁大眼睛对阿花说:“若是真的看错了秤,那是阿鹰姑娘的运气哟!”

后来,几次都是阿鹰摘的粽叶多,勒娜们心里都明白,是米大叔故意多称几斤给她的,但她们弄不明白米大叔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后来听米大叔的知情朋友说,米大叔有意阿鹰做他的儿媳妇,可他的儿子不愿意,说什么,宁愿娶一个有工作单位的跛子,也不愿娶一个如花似玉聪明贤慧的山寨姑娘为妻。

这事,后来让阿鹰知道了,她再也没有去镇上卖粽叶。

一张薄薄的代课通知单,似乎给她燃起生活的希望之光,阿鹰很快地振作起来。她多么热爱教师这个职业,多梦的年华,“教师”这个神圣的字眼,代替了她许多童话般的幻想。这样,她又能为家里挣钱。她想到拿着自己辛苦挣来的钱,交给阿妈,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呀!

“阿鹰,”阿爸披着衬衫站在房门喊道,“快起床,天亮

了!”

阿爸的一声叫喊,把阿鹰从深深的过去拉回。

“阿爸,”阿鹰回答道,“我早就起床了,连行李都收拾好了!”

阿爸干咳了几声,在房间里摸索了一阵,走出来说:“那好,我送你一程!”说完朝屋后的茅棚走去。

阿鹰对这个心地善良的继父是非常感激的。继父是一个复员军人,据说他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,受过重伤,因此,他以残废军人复员,每月领取二十元抚恤金。他没有婚娶,孤身一人日子过得也蛮逍遥自在的。村寨里好心的媒婆想将他跟阿妈撮合,这样,家里负担就要减轻蛮多。起初,他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后来好心的媒婆跟他撒了一个谎,把高个儿的阿鹰的年龄虚报了三岁,说:“我是全为您着想哩,孤单一人,有病有痛谁来打点你呀,再说,人家屋里的阿鹰已满十八岁,已到出嫁年龄,有合适的人家,说好嫁出去就是,根本用不着你去负担什么的……”他听了媒婆这番话后,心动了,他就搬着家私来到阿鹰家,成了阿鹰的继父。起初,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,大家都不太习惯,阿鹰特别敏感,对这个高大健壮、黑脸膛的男人代替她逝世的阿达,心里总转不过弯来,阿妈要阿鹰和弟妹叫他“阿爸”,弟妹年幼不懂事,见他手里拿着好吃的糖果,就一个劲儿地叫。唯独阿鹰没有叫,强忍着眼眶的泪水,把头一扭,没吱声,跑开了。当时,他很尴尬,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笑着。阿妈却恼怒地骂道:“十四、五岁了,还真不懂事!”他一听心里不由格噎了一下,媒婆不是说阿鹰满十八岁了么!他不由叹了一口气,阿

妈听见他叹息心里也不好过。阿妈来到阿鹰的房间,压低嗓门对阿鹰说:“阿鹰哪,你都快十五岁的人了,人世间的的事儿,该懂点,从现在起他就是你阿爸,这个弯得转过来,你那死鬼阿达早早离开了我们,扔下我们娘和崽的不管,家里没有主心骨日子怎么过哟!”说着,竟忍不住伤心抽泣起来。

“他来我们家,挑起这副重担不容易啊!他是一个好人,阿鹰你千万别拿不好的脸色给人家看!往后不准没轻没重地顶撞他。”阿妈扯起衣袖,抹着眼泪说。

阿鹰看着消瘦憔悴的阿妈,想起未长大的弟妹们,眼圈一红,眼泪跟着掉下来。

继父一来,家里果然起了变化,村寨有些欺辱阿鹰家的人,行为也收敛了蛮多。家里一切曾因失去阿达变成瘫痪,现在已渐渐好起来了。继父对孩子们表现出无限的慈爱。起初,人们猜测他对孩子会象和尚打崽——不心疼的。阿鹰看着这一切,忍不住来到亲阿达的坟前,默默地说:“阿达,您在九泉之下放心吧!我和弟妹又有了一位象您一样爱我们的阿达了……”

阿鹰记得那个夕阳酡黄的时辰,光色里浮动着微微的尘埃,田畴村庄和远近的山林,在夕阳下一片寂静。她走在田埂上,此时她正被沉重的惆怅的苦恼折磨着。十四、五岁的年纪,因艰辛生活过早思索自身的命运。想着钱粮,想着全家的生计和自己的未来。黄昏愈来愈迷惘,凄然的暮风一阵阵掠过她的头顶和那枯瘦弯曲白花点点的田埂。这时,她忍不住朝村寨边那座低矮的茅屋走去,茅屋里住着一位孤独的算命老人,村寨里的男女老少都

叫他神仙伯。阿鹰没有钱,有个交易,神仙伯给她看相算命,她帮神仙伯挑六天水,协议就这样达成。

神仙伯要阿鹰坐下。老人深邃的眼里闪出黑色的朦胧,像垂荫的老树下寒气冽冽的黑水潭,翘起的焦黄的山羊胡子,突出的颧骨和龟裂似的皱纹,更使他像御风而至的怪伟的仙道。他懂周易,会看阳宅阴穴,会从人的面相定下平生的断语,在山村人们的心目中绝对是睿智的老庄。

“你把右手伸出来!”神仙伯认真地对她说。

她机械地伸出右手。神仙伯将阿鹰的手拉到眼前,仔细地看手纹。

此刻,她才知道手掌的份量,知道了人生所有的大事要事,全都先天隐录在这小小的掌面上,变成各种不同的错杂纹络,这是司命之神留给阳间的秘贴,就像警幻仙境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,冥冥之中统摄着人的平生。这样,人非但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,连自己的手心也难以越界了。他说,按你的手相和生辰八字看,一生波折坎坷,八字大,在家克父母,出外对家运有利。说的也是,阿达不是被克了吗?最后,他眯起眼睛左看右看,终于叹了一口气抬起头,充满怜惜地说,孩子你注定无财运,你这手掌纹太乱说明你心事重重,越理越乱。这一番活像一盆凉水从心口浇下来,心窝凉透了。走时,神仙伯又送她一句话:事在人为。

想着神仙伯的话,阿鹰忍不住泪水似断线的珠子往下滴,她的命是这样吗?她不断地问自己……